

031747

外国 文艺

AIGUO

1980/2

ENYI



《德·诺阿伊伯爵夫人》

(画布炭笔画, 1932)

110×128 公分

[法国] 维亚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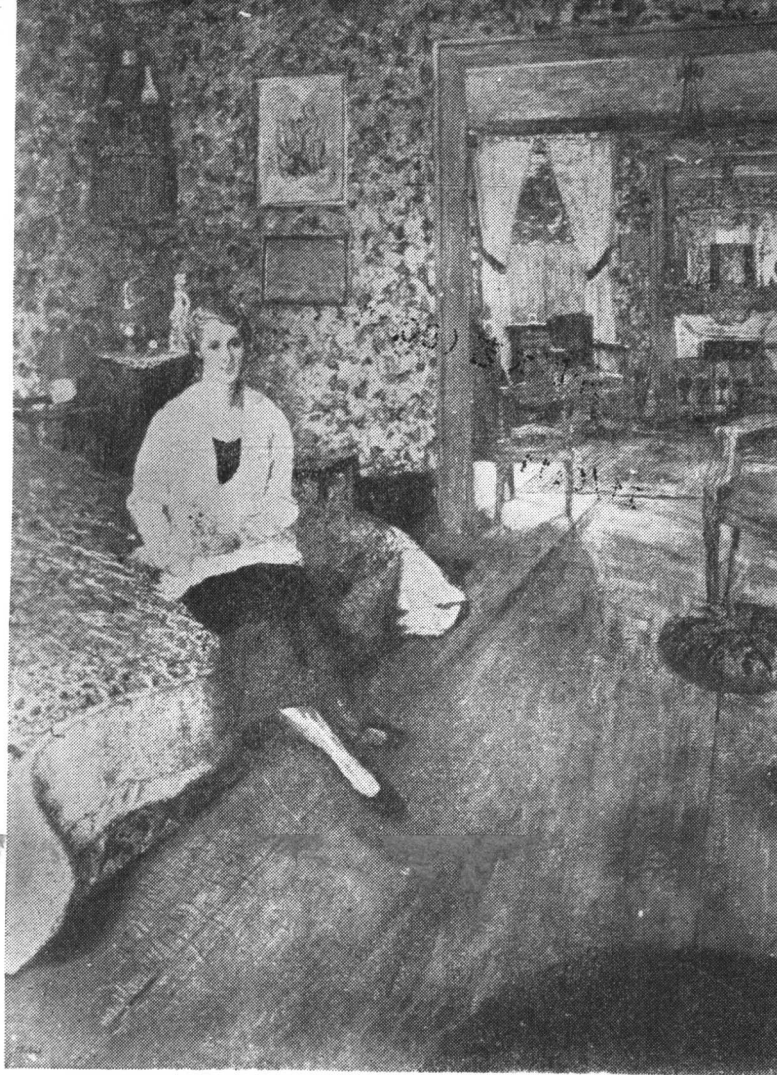


《维亚尔之母》

(炭笔画, 1926)

60×74 公分

[法国] 维亚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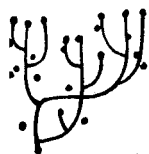


《波莉霞伯爵夫人像》（画布油画，1929）117×90 公分

〔法国〕维亚尔

外国文艺

(双月刊)



一九八〇年 第二期

目 录

琴声如诉(小说)·····[法国]玛·杜拉作	王道乾译 (3)
菲茨吉拉德小说两篇 ·····	(73)
女儿当自立·····舒	心译 (76)
五一节·····萧	甘译 (100)
修墙 外三首(诗歌)·····[美国]罗·弗罗斯特作	方 平译 (163)
阿勃拉莫夫中短篇小说 ·····	(172)
最后一次打猎(短篇) ·····	姚以思译 (174)
闪烁其词(中篇) ·····	石枕川译 (199)

卡夫卡短篇小说两篇 孙 梁译 (256)

绝食艺人 (257)

歌手约瑟芬,或耗子似的听众 (267)

卡夫卡的天堂(论文)

.....[美国]乔·卡·奥茨作 俞其猷译 (284)

外国文艺动态

1979年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的获得者(312)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新作(312) 美国出版赛珍珠遗作(313) 东德作家赫姆林发表回忆录(313) 乔伊斯的作品拍成电影(314) 琼斯城惨案在墨西哥搬上银幕(315) 叶夫图申科拍电影(315) 日本预定今年举办国际音乐比赛(317) 苏音乐家索洛维约夫-谢多伊逝世(255) 波兰出版《肖邦全集》(255)

纳比派的代表画家维亚尔(美术家与作品) 杜定宇 (318)

德·诺阿伊伯爵夫人(画布炭笔画) [法国]维亚尔 (封二)

维亚尔之母(炭笔画) [法国]维亚尔 (封二)

波莉霞伯爵夫人像(画布油画) [法国]维亚尔 (封三)

万蒂米伊广场(画布色胶画) [法国]维亚尔 (封四)

琴声如诉

[法国]玛格丽特·杜拉

王道乾译



玛格丽特·杜拉(Marguerite Duras)是法国当代一位很值得注意的重要作家。原姓多纳迪厄(Donnadieu), 1914年4月4日出生于印度支那。她的父亲是数学教授, 母亲是小学教师。玛格丽特·杜拉在西贡读中学, 十八岁回到法国, 入巴黎法学院、政治科学学院读书, 还曾专修哲学和数学, 获得法学学士、政治学学士学位。1935年至1941年, 任法国殖民部秘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投身抵抗运动。1945年参加法国共产党, 1955年被开除出党。1943年玛格丽特·杜拉开始发表小说《厚颜无耻的人》, 此后作为职业作家相继发表小说近二十种, 还有大量剧本、电影剧本、电视剧等。她的电影剧本《广岛之恋》(1960)使她闻名世界; 剧本《英国情人》(1967)获得1970年易卜生奖。法国有些批评家将她列为新小说派, 常常把她和比托尔、罗布-格里耶、克洛德·西蒙等新小说派作家相提并论。批评家克洛德·莫里亚克(Claude Mauriac)说罗布-格里耶写的是“物”包围下的人, 玛格丽特·杜拉写的是处在“人—物”包围下的人。克洛德·戴尔蒙(Claude Delmont)认为法国现代小说有如一片荒凉的沙漠, 在这样的情况下, 杜拉的《琴声如诉》给小说创作打开了一条新路; 他说

杜拉这部作品使人想到普鲁斯特和麦尔维尔。这是戴尔蒙在1958年杜拉这部小说出版时提出的看法。总之，玛格丽特·杜拉这部小说发表以后，她作为法国现代独树一帜的小说家的地位已经确定。

玛格丽特·杜拉小说中展现的世界，简括说来，就是西方现代人的生活苦闷、内心空虚，人与人难以沟通，处在茫然的等待之中，找不到一个生活目标，爱情似乎可以唤起生活下去的欲望，但是爱情也无法让人得到满足，潜伏着的精神危机一触即发，死亡的阴影时隐时现。这位女作家的文学主题大体如此。

杜拉最早的三部作品《厚颜无耻的人》、《平静的生活》(1944)、《太平洋大堤》(1950)，在艺术方法上以至在内容上承袭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朱利安·格林一派显然可见。如《太平洋大堤》，背景写印度支那南方，一个法国女人和她的子女向海洋争夺一块贫瘠土地的斗争，本来骨肉之间在向大自然的斗争中应是同心协力、心心相连的，但小说写的是在这场互助求生、休戚与共的搏斗中人与人的疏远分离；作为对空虚、苦闷生活的抵制，一个妹妹对一个哥哥发生隐蔽的狂热感情，哥哥找到一个女人走了，这个少女空空地留下来，站在大路边上，面对着可怕的现实，陷于毫无希望的等待之中。杜拉小说中所有的人物似乎都是处于等待之中的。她的一个写得很长的短篇《工地》，只写一男一女两个人物，没有什么情节，自始至终写这两个人物在等待，他们彼此互相窥伺，追忆往事，仿佛他们知道他们一定要相遇，写得十分细腻，同时又写得闪闪烁烁、迷迷蒙蒙，通篇都是如此。1962年发表的长篇《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与这个短篇相似。《广场》(1955)，也写两个人物，一个旅行推销员和一个年轻女佣，这两个人物也在等待之中，等待什么？希望着什么？这一男一女坐在街头广场小花园的椅子上在谈话，几乎通篇就是写这种语意不明但又有着某种寓意的日常生活的对话，从对话中可以感受到他们内心的焦虑和痛苦，小说没有什么故事，但在人物的对话中似乎暗藏着许多故事，人物在倾诉他们自己的生活，发出内心的呼叫……。小说《直布罗陀海峡的水手》(1952)，写一个男人在意大利

海滨度假，孤寂无聊，遇到一个独身富家女人，她正在寻找她过去曾经爱过的一个水手；两人相遇，共同寻找那一去不复返、不可能再行寻获的过去——爱情；一无所获，两人怅然离去。《塔尔基尼亚的小马》(1953)，与上一部小说同属一个类型，也写海滨度假，写了五个人物，阳光与烈酒把人搞得疲软无力，好象时间已经终止，人的真实存在似乎也化为乌有，小说写了许许多多小事件，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情节，却写了五个人物的遇合，各自都有所期待，又都落了空。杜拉小说的气氛、人物大致都是这样，杜拉写的是人的思想和感情，一般小说中的纠葛、叙述、描写几乎都从她的小说中被排除出去，但人物形象真实地站在那里，她的小说仍然有力量唤起阅读者的情绪反应。

1958年发表的《琴声如诉》^①被看作是这位女作家的代表作。法国批评家亨利·埃尔(Henri Hell)认为小说写的是“不可能的爱情”。小说主人公安娜·戴巴莱斯特是外省某滨海城市一家企业的经理的年轻妻子，每星期五带孩子到一位女钢琴教师家中去上钢琴课，女教师所住的公寓大楼下面有一家咖啡馆；小说开始，小孩在上钢琴课，楼下咖啡馆中发生了一桩情杀案，一个男人开枪打死他所爱的女人；下课以后，安娜看了咖啡馆出事地点现场，不知什么力量促使她第二天又到这家咖啡馆来，遇到一个蓝眼睛的青年，两人谈起话来，谈话自然是从昨天发生的杀人案开始的；自此以后，两人似曾相识；安娜带着孩子又几次来到这家咖啡馆与那个男人相会，继续谈话，不停地喝酒。安娜和那个男人肖万谈话中所谈的杀死自己的爱人的男人和要求自己爱人对自己心上打一枪的女人不过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罢了。埃尔说：“安娜在同他谈话当中，自己就变成了另一个女人，从她自己所属富有的资产阶级社会中逃出去了，从对她冷漠无情的丈夫那里挣脱出来了。从某种情况看，她‘包法利夫人’化了。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她就将是由于爱而被杀死

① 这篇小说的题目原文为 Moderato cantabile。中译并没有照这个音乐术语直接译出。改译的题目不很好，而且不大确当，姑妄译之。

的女人(这种爱她是未曾经历过而又是她所希望的),而引诱她的、她也准备去爱的肖万就将是杀人的凶手。但是,在这样的情况还没有实现之前,她清醒过来了:她没有带孩子,又一次去看望肖万,吻了他——他们都知道,仅此一吻即可,他们的爱情告终,从此永别。一场风魔到此结束。”埃尔说这种不可能的爱情有各种原因。肖万是安娜的丈夫的工厂的工人,阶级不同,使他们的爱情成为不可能;在小城市里,搞得满城风雨,压力太大,是另一个原因;还有,安娜所爱的那个孩子,等等。埃尔认为他们的爱情的主要障碍在于安娜所要求的那种“只有在死亡中才可以得到的绝对的爱情、疯狂的爱情”。这种所谓“绝对的爱情”的观念不论是对批评家、作家甚至作家笔下的人物来说,正因为它产生于空虚、可厌、人与人相隔绝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以是不可能的。小说所包含的悲剧性主题是有社会依据的,因此作品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真实的。

这篇小说,名为长篇,按照我们的习惯看,似乎是一个中篇。写得简练,摈弃传统小说的故事情节以及叙述和描写,甚至不惜写得干巴巴,对话很多,对话也是不动声色的、一般性的、日常生活式的,小说甚至好象有意没有写完等等,这正是人们对这位女作家所称道的风格特色之所在。小说写有十五位客人的晚宴的场面,的确写得十分精彩。批评家克洛德·鲁瓦(Claude Roy)说杜拉这部小说有如匈牙利作曲家贝拉·巴尔托克(Bela Bartok)的“重写的包法利夫人”,正象小说的题目那样,让我们想到音乐,“象歌唱一样的中板的种种变调、和声与和弦构成小说的基本内容”。但是说玛格丽特·杜拉象新小说派作家那样,把小说写得干巴巴、冷冰冰、作家的眼光冷得就象照相机镜头那样,鲁瓦不同意这样的意见。他认为“在这部写得精炼、准确的作品中,我看到的恰恰是感情、人情,还有某种被有意压下去的、发自内心的痛苦的痛彻肺腑的真正美的微语。书中所写的,正是一位头脑冷静的作家在理性控制下写出的理性所不理解的种种事理”。

译者

“琴谱上写的两个字，你念念看？”钢琴女教师说。

“Moderato cantabile，”小孩回答。

老师听小孩这样回答，拿铅笔在琴键上点了一点。小孩一动不动，转过头来仍然看着他的乐谱。

“Moderato cantabile 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坐在离他们三米远的一个女人，叹了一口气。

“Moderato cantabile 是什么意思，你真不知道？”老师又问。

小孩不回答。老师又拿铅笔敲了一下琴键，无能为力地叫了一声，声音是抑制住的。小孩连眉毛也一动不动。老师转过身来，说：

“戴巴莱斯特太太，您看这孩子。”

安娜·戴巴莱斯特太太又叹了一口气。

“您这是对谁说的呀，”她说道。

小孩仍然不动，眼睛低低垂下，独自在想：已经是傍晚的时候了。想到这里，他有点打颤。

“上次我给你说过，上上次也告诉过你，我给你讲过有一百遍，你肯定是不知道？”

小孩认为还是不回答为好。老师把她面前这个对象再次打量了一下。她更加生气了。

“再问问看，”安娜·戴巴莱斯特悄声说。

“明摆着嘛，”教师继续说，“明摆着嘛，就是不肯回答。”

安娜·戴巴莱斯特也把孩子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只是方式和教师有所不同。

“你快说呀，”教师尖声叫了起来。

小孩丝毫没有感到吃惊的表示。他不出声，始终不回答。教师第三次敲打琴键，用力太猛，铅笔敲断了。就在小孩两只手的旁边。小孩圆滚滚的两只小手，还是乳白色的，就象含苞待放的花蕾一样。小手紧紧攥在一起，一动不动。

“真是一个难弄的孩子。”安娜·戴巴莱斯特说这句话，并非不带有某种胆怯气馁的意味。

小孩听到这句话，转过脸去看了她一眼，他这动作极快，只要看到她在也就放心了，时间不过是转瞬之间。随后，他又恢复他那作为一个对象的姿态，眼睛看着琴谱。他的手仍然紧紧捏在一起。

“我才不想知道他是不是难弄，戴巴莱斯特太太，”女教师说。“不管难弄不难弄，总该听话呀，否则，那怎么行。”

她这些话讲过之后，从敞开的窗口大海的声响一涌而入。微弱的市声同时也涌进窗来。全城在这个时刻正处在这春天下午的中心点上。

“最后一次问你，你是不是一定不知道？”

一条小快艇出现在打开的窗口上，在缓缓移动。小孩本已转过脸去看琴谱，微微动了一下——只有他母亲察觉到他动了一下。小艇弄得他心神不安。低沉的马达声全城都可以听到。这里游艇是难得看到的。晚霞把整个天空染成了红色。一些小孩站在码头上眺望着大海。

“当真，最后一次问你，你肯定是不知道？”

小快艇还在窗前移动着。

小孩是这样固执，教师不禁为之震惊。她的怒气也退下来了，本来她采取某种动作是可以强使这个小孩开口回答的，可是小孩

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竟弄得她灰心丧气，一时间她只觉自己的命运是这样荒凉无告。

“干这一行，干这一行，算是什么职业哟。”她苦苦叹息着。

安娜·戴巴莱斯特也不说话，只是稍稍俯下头，似乎是在表示同感。

小快艇终于在窗框之间滑过去看不见了。小孩默默无声，潮声显得更响，而且无处不在。

“Moderato 是什么意思？”

小孩张开他的小手，伸到小腿上，轻轻搔了一下。他这个动作是无意的、轻快的，对这样一个动作大概老师也是无从责备的。

“我不知道，”搔过痒之后，他这样回答。

落日的光辉这时一下变得五彩缤纷，十分耀眼，这小孩的金黄色头发也发出异样的色调。

“并不难嘛，”女教师说，她的态度比较平静了一些。

她拿出手帕擤鼻涕，擤了很久。

“看我这孩子哟，”安娜·戴巴莱斯特满心欢喜地说，“我怎么生了这样一个孩子，怎么会生出这么一个倔强的孩子……”

女教师认为指摘这种骄傲情绪似乎也可以不必。

她已经被压倒了。她对小孩说：“已经告诉你一百遍了，Moderato 是中速的意思，cantabile，象唱歌那样，象唱歌那样的中板。”

“象唱歌那样的中板，”小孩说，完全是无动于衷的样子。

教师转过身来。

“哎呀，我真可以向您发誓。”

“可怕，可怕，”安娜·戴巴莱斯特笑着说，“固执得象一只山羊，可怕，可怕。”

“再讲一遍，”女教师说。

小孩不出声。

“我说，再重复一遍。”

小孩仍然不动。在这固执的沉默中，海潮的声响又在耳边响了起来。天上的晚霞在最后一次迸发中也变得更加浓重。

小孩说：“我不要学钢琴。”

在大楼下面街上，传来一个女人呼叫声。这悠长的叫声一直传到楼上，把海潮的声音打断。紧接着，叫声突然中断。

“这是怎么回事？”小孩叫道。

“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女教师说。

海潮声又在耳边回荡。晚霞开始变得灰暗。

“没什么，没有事，”安娜·戴巴莱斯特说。

她连忙从椅子上站起来，往钢琴那边走去。

“真是神经过敏，”女教师不以为然地看着他们这样说。

安娜·戴巴莱斯特抱住孩子的肩膀，把他紧紧搂在怀里，弄得他很痛，几乎是在喊着：

“要学琴，要学，一定要学。”

小孩由于同样的原因，也是因为害怕，在发抖。

“我不喜欢钢琴，”他喃喃地说。

这时，继最初那一声叫喊，又有各种各样的叫声传来。人声嘈杂，证明刚刚的确发生了什么事。钢琴课还在继续。

安娜·戴巴莱斯特不停地说：“应该学琴，应该学，要学。”

女教师摇着头，对这种温情很不以为然。暮色开始掠过海面。天空上的色彩渐渐变得灰暗。只有西边天际还有一抹红色。那红色也在逐渐消褪。

“为什么？”小孩问。

“亲爱的，音乐……”

小孩从容地等了一会儿，他想要理解，但是他弄不懂，不过，他

还是接受了。

“好吧。可是下边是谁在叫？”

女教师说：“我在等着。”

小孩开始弹琴。在窗下，在码头上，人声嘈杂。但是琴声掩过了下面人群乱纷纷的闹声。

“您看，您看，”安娜·戴巴莱斯特愉快地说，“弹起来了，弹起来了。”

“只要他愿意，他是可以弹得好的，”女教师说。

小孩把一段小奏鸣曲弹完。乐声一停，楼下的喧闹声又涌进房间，那声音是无法抗拒的。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小孩又问。

“再弹一遍，”教师对他说。“不要忘记：Moderato cantabile. 就好像是谁给你唱一支催眠曲一样，记住就行。”

安娜·戴巴莱斯特说：“我是从来不给他唱的。今天晚上他要我唱，他总有办法弄得我非唱不可。”

教师无意去听她。小孩开始再弹迪阿贝利①的小奏鸣曲。

教师大声说：“降b小调，你总是忘记。”

男男女女急切杂乱的闹声愈来愈大，从下面码头直往上冲。好象是讲着同一件事情，但听不真切。钢琴不顾一切地弹下去。这一回是这位女教师坚持不下去了，她中途打断，叫道：

“停下来，停下来。”

小孩住手不弹。女教师侧过身去对安娜·戴巴莱斯特说：

“真的，是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了。”

他们三人一起走到窗前。在下面码头的左侧，离开大楼有二十米远，在一家咖啡馆门前，围着一大群人。附近几条街上还有人

① 迪阿贝利(Diabelli, 1781—1858), 奥地利作曲家。

跑来，人很多，团团围在咖啡馆门前一群人的四周。所有的人都在往咖啡馆里面张望。

女教师说：“哎呀，这个地区……”她又回过身去，抓住小男孩的胳膊，“快，快去再弹一遍，最后一遍，在刚才停下来的地方接下去弹。”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弹你的曲子去。”

小孩弹琴。他按照刚才那样的节奏继续弹下去。这一课快要结束了。他按照要求把象唱歌那样的中板很细致地继续弹下去。

“照这样听话，我倒觉得有点讨厌了，”安娜·戴巴莱斯特说。“您看，我究竟想要怎么样我自己也不清楚。真是活受罪。”

小孩继续弹琴，弹得很好。

“戴巴莱斯特太太，您看您给他的是什么教育，”女教师讲出这样的看法，心情似乎是愉快的。

这时，小孩不弹了。

“你为什么停下来？”

“我以为……”

他只好按照要求，继续把小奏鸣曲弹下去。下面嗡嗡的人声愈来愈吵，即使在大楼上面，吵闹声也变得很响，乐声也给掩盖下去了。

“降b小调，不要忘记，”女教师说，“不要搞错，这就对了，很好，是吧。”

小奏鸣曲在展开，扩大开来，又一次弹到最后一个和弦。时间已经到了。女教师宣布今天上课到此结束。

她说：“戴巴莱斯特太太，您带这个孩子，将来可要遇到不少困难。我这是直率地对您说的。”

“已经够困难的了，他可把我磨死了。”

安娜·戴巴莱斯特低着头，两眼紧紧闭起，沉陷在某种永无休止的生儿育女的痛苦的微笑之中。在大楼下面，还有几声叫喊，还有一些现在可以听得清的呼唤声，说明下面发生的还不太清楚的事件现在已经接近尾声。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明天就会弄清楚的，”女教师说。

小孩急忙奔到窗前。

“汽车开来了，”他说。

一大群人挤在咖啡馆进口两侧，人愈聚愈多；不过，从邻近街道拥出的人已经减少；一下有这么多人拥到一起来，是料想不到的。城里人口在增多。这时，人们突然散开，中间让出一条通道，让一辆运尸车开进去。车上下来三个人，进了咖啡馆。

有人说：“是警察。”

安娜·戴巴莱斯特问发生了什么事。

“有一个人给杀死了。是一个女人。”

她把孩子领到女教师吉罗小姐住的那座大楼的门廊前，叫他在这里等着，她自己又回到咖啡馆门前，钻到人群里面去，一直挤到最靠里的一排人那里，这些人一动不动站在敞开的玻璃窗前正在往里面张望。在咖啡馆里面底部，在后厅半明半暗的地方，有一个女人直僵僵躺在地上。还有一个男人，趴在那个女人的身上，抓住她的两肩，在静静地喊着那个女人。

“我的亲人啊。我亲爱的人啊。”

他脸转过来，看着这边正在看热闹的人，这时大家才看清他那两个眼睛。他的眼睛，除了表现出对这个世界、对他的欲望被粉碎但又不可能被毁灭、完全反常的表情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表情。警察走进咖啡馆。老板娘俨然站在柜台边上，正在迎候。

“我催了你们三次了。”

“不幸的女人，”有人这样说。

“为什么？”安娜·戴巴莱斯特问。

“不清楚。”

那个男人在神志不清状态下，就在那个直挺挺躺在那里的女人身上滚来滚去。一个警官抓住他的手臂，一把把他拉起来。他也听任人家就这样把他拉起来。因为自尊心在他显然是已经不存在了。他那一直失神的眼光只顾盯着警官。警官把他放开，从衣袋里取出记录簿、铅笔，问他姓名、身份。警官在等着。

“先不忙，用不着，我现在不回答问题，”那个男人说。

警官也不坚持，走过去找他的那些同事。他们坐在后厅最后一张台子上，正在向老板娘问话。

那个男人坐到死去的女人的身旁，抚摩她的头发，对她微笑。一个青年匆匆跑到咖啡馆门前，脖子上吊着一架照相机，进去给那个坐在地上笑着的人拍照。镁光灯一闪之下，可以看出那女人年纪很轻，在她嘴上还有几条混乱交错的细细的血流，血还在往下流，那个男人吻过她，所以他脸上也有血迹。人群当中有人说：

“真叫人恶心，”他转身走开了。

那男人紧挨着女人又侧身躺下去，不过他只躺了一下，很快又坐起来，好象这样就已经把他弄得精疲力尽了。

“不要让他跑掉，”老板娘叫道。

那个男人坐起来，仅仅是为了更贴紧女尸再睡下去。他显然已经定下心来决意要这样待下去，他两臂又紧紧抱住女人，脸紧贴着她的脸，把脸埋在女人嘴里涔涔流出的血污之中。

警官根据老板娘的谈话作了笔录。然后这三位警官，面孔一律是极其厌恶的表情，朝着那个男人一步一步不紧不慢地走过去。

小孩很乖地坐在吉罗小姐大楼的门廊下，样子有点发呆。他还在哼着迪阿贝利的小奏鸣曲。